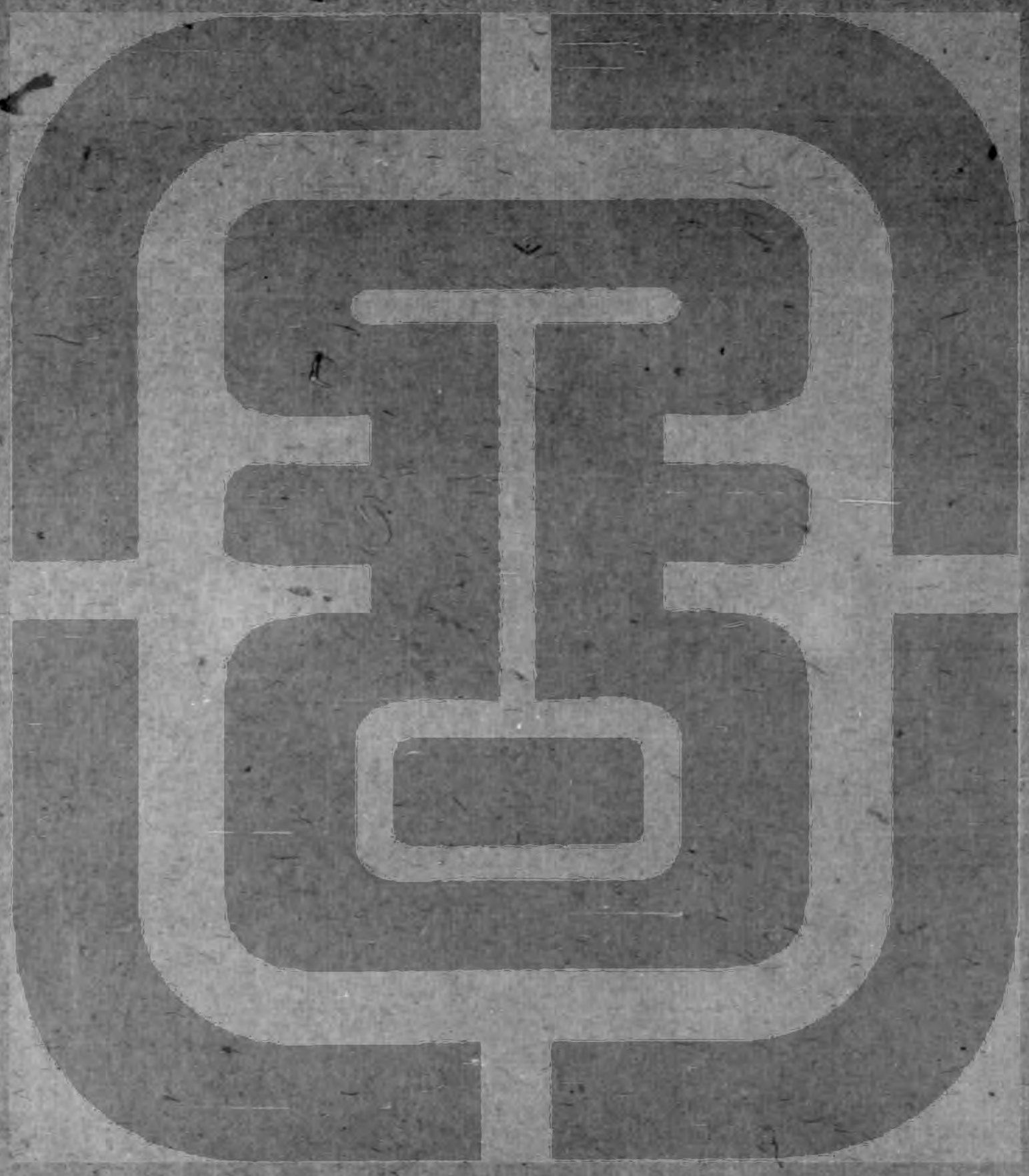


月峰先生居業
記
無求安窆記
采薛荔舟記
大隱園記
元氏縣學記

月峰先生居業

餘姚孫鏞著

記

無求安窆記

客歸先人之敝廬。其窀寢之窆。爲重屋南三之一。楶題拓三尺許。當其無有丈餘之用焉。西鄉。並兩門前三窓楣椽雜松栗檐斲而不礱。竹壁灰堊。塵積矣。隅以故書驟雨

時時漏徙避之耳兩度東西直東列經十三家子八家史四家詞賦三家西藏副本別筒貯遺筆四石文十二不解畫亦間存之古硯方製一角折駔云歙石也末叔所志南唐硯適符焉幾是乎琴二鴈唐雷霄今惠祥殷紹嘉公枰滇子儕之銅小鼎漢式竹榻四木几五客夙興啓右窓讀書書以鉛句牙章識其雋焉法言備於經是用去漢而即周略爲程由游夏之徒以窺夫子公羊在業穀梁左如失焉業左亦復如是正者副不一本也粉策勳矣憚著書不得已乃覃思常以夜思晡前以翰墨娛於筆索珠沉水香無時手摹秋琴爲陽春猗蘭之曲沉水香無時手摹秋子圖我黑而白敵也庭石砌有桂薔薇夏秋間菲菲襲予草青青時芟時生食後步

於簷間里往來不廢友室偶故交談矣室
櫛比也美室者求名不得乃原思獨用漏
濕顯丈餘窓不啻勝之蓋先公卜安焉嘗
欲於邑郊構一畝之宮且游且讀書未能
也曰無求則豈敢揭求之

采薜荔舟記

夫山游者輿轎踰藤石值傾側則下步尊
榼食器具至勞矣孰若舟哉吾姚之山四
明句餘最著其餘佳山不可勝數連嶂疊
嶂草木翁鬱其際雲日霜月旦暮殊狀而
大江逶迤百餘里其支流四注無不達於
是吾兄端峰公造游舟而覽邑之群巘有
餘矣善乎屈大夫之歌采薜荔兮水中說

者曰喻難遇也嗟乎夫不有以海稱陸者乎夫青山固常在艙艎中何況緣木之芳條左右琴尊坐臥自如趨奇則揚橈惜勝則弭節東西驟易岡巒屢換遠望數峰迎戶來倏忽嵐翠蒼木奏吟羣猿後作嘯褰裳去之而芳馨盈袖矣昔東方虬以陸沉自矜乃楊雲顧甲之謂出巖顯下吾兄解組遯江皐擅林居之娛而詩名馳於通邑大都詞卿願交焉以此衡之辭荔豈必在木末乎躡屐者僕僕去前齒歷嶇嶔而不獲國香始悟江上丈人之善樵也舟成鑌曰是可題爲采辭荔舟兄曰諾萬曆十六年十月十五日鑌記

## 大隱園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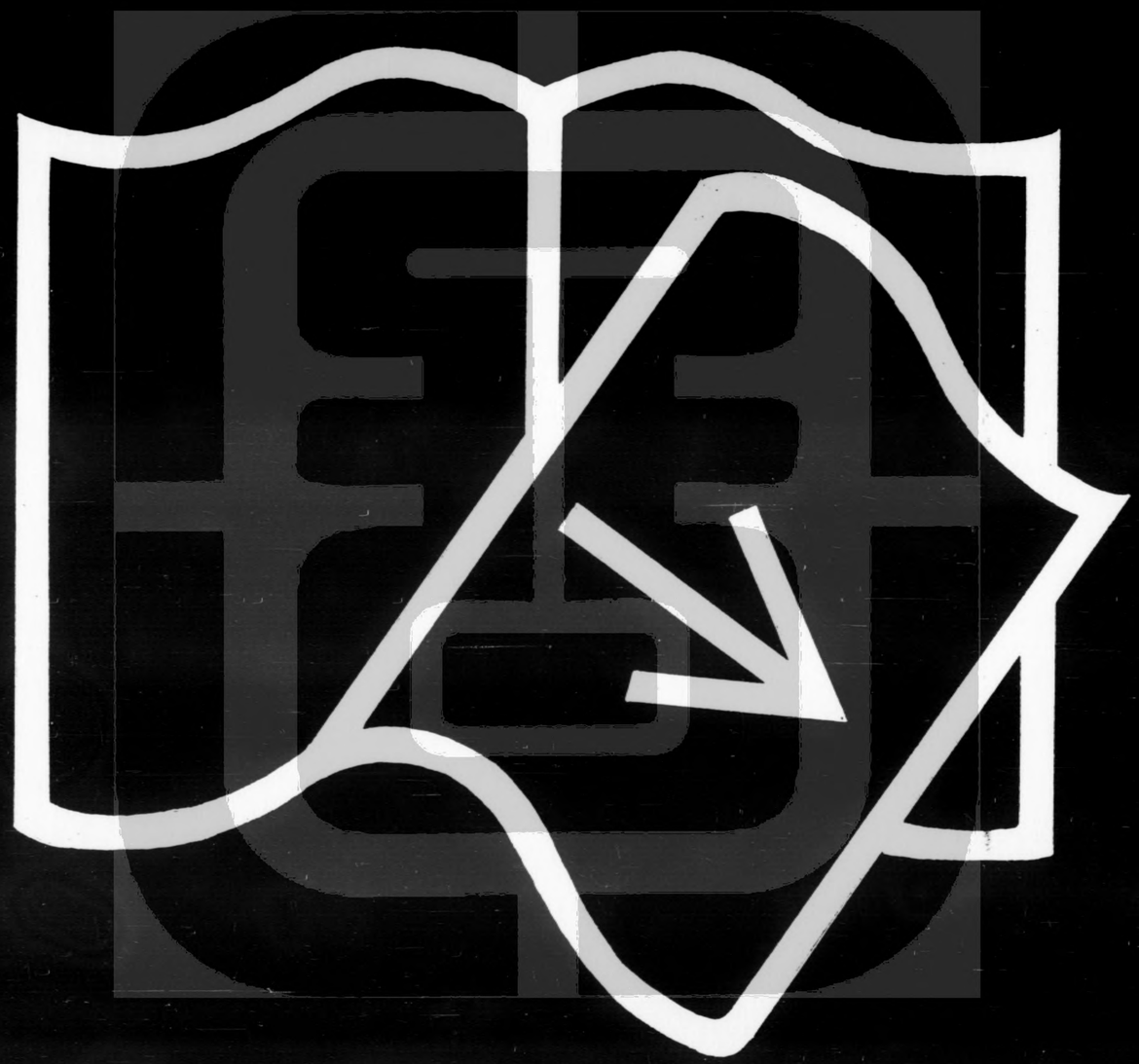
陳侯蓋於山林之情也長夫其產楚而宦越也躡高飽也泛遠稔也以是爲其衙門乎殆非已夫遊市朝而無有其纓緌則於市朝焉稱大隱矣雲夢之陸雲杜之城峙焉今曰汚陽入其東門而南背市而啓扉是爲大隱之園陳侯夙昔之所以藏身也不敏未能至焉使來以圖堂直門以



番十六年十月十
兵如雖曰是下頗無
遲而不蘇園香故詩
豈必玉木未必無泉
然盛品大將高鄰頭

宵日入爲退舍庭有木芍藥北爲寢有軒在寢之西北直蠹然上出以臨高臺向皆如之又北折而東爲層樓則南向四旁駢夾窓盡城內之觀南隱隱見境內諸山巔樓之後復軒之右顧有池盛芙蓉池左亭舍錯巨松俯吟風于軒竹萬挺于寢後叅天小亭在竹中寢之前列雜樹秉菊別有圃隣于池盡園也脩廣可九畝於是焉大隱爾

楚記汚陽有大隱者嘗釣焉名從地園從士人陳侯曰自解褐爲理官而七年不窺於園時得夢焉蓋有者一年爾夫昔之肥遯者喬峰巨淩無不徧也夫九畝何以隱也易節之坎不出戸庭彼其目所憐者瞬息而遊四極之外然而必歸于靈府寸爲舍云爾夫以山林藪澤而供心則不累以心而膠於山林藪澤則累外心



原件短缺

其靡與羈魏闕者不能自勝則從之自極約之九畝神無惡矣陳侯於山林藪澤之情也長今方自越始禹貢之所列職方氏之所紀以建王之暇及之俄而徧矣其園隱未詎得遂也夫有栖九畝而懷萬仞千里之觀者矣外心有宅矣不必目慰乃目注身暖有園也心有宅矣

## 九州隱九畝也喬峰巨浸借衣

元氏縣學記

劉君治元氏之明年大新其學宮既竣事與博士周君以書屬余爲記而魏高二生寔來余按元氏真定中邑也土沃民朴醇之三生則經術頗衰正德來六十餘年與自宋時已有學宮迄今脩治凡八舉然詢與劉君甚憂焉是故吸新之嗟乎學政於

今敝甚即賢稽莫能爲計往聞華亭其博
上欲敦古率人其廩食不散之諸生家而
令聚食於堂鳴鼓召諸生數百人以次進
周旋踰時飯寒不堪食矣衆停箸相顧而
此君以其身自敦古也日强食之比月餘
病脾棄去至今爲笑今取士雖明經術猶
大抵辭章爲多稍拾左馬之餘談即嘖嘖
稱奇江南諸郡其最已幾內士朴質品在



下中乃近年以來
爭衡以士習論之
響執以治民即
敦吶吶不能出辭者猶
紫由來久矣故苟以左馬求
猶欣欣向之設若敦
之林則士將囂然曰
一編寧操耒耳雖不
音俊幾與吳會
音變乎猶字句襲聲
異等邪無亦本業是
實乎明經期青
力行期沒身於仁義
誤我誤我白首而
至華亭之失笑猶之

以讓食勸饑者也欲其靡然向風難矣嗟乎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然依被天下者必吳蜀焉夫豈有不能錦繡纂組而能女紅者邪今人白首孔氏籍倘以其青紫之餘稍沉思焉庶幾有愧然者矣真定士故氣勁椎魯敢任其試官也類有俶儻名風氣殊勝使以經術文之豈不彬彬盛乎元年以來天子屢下詔飭學官士習稍稍正二君極力振起經術逢其時矣學宮在邑東南隅文廟五室廡十室前欞星門戟門名宦鄉賢祠在戟門外故一亭在廟後各三室啓聖祠在廟東南明倫堂在廟西各五室齋十六室費允八百金劉君名從仁解州人身自捐金而士民從之迄成事一不責諸民周君名國賢海寧人魏生名克明高生名思明共視役則故從事陳恕

月峰先生居業

序

何之子序

唐玄卿三稿序

西游倡酬集序

呂少傅公壽詩序

張文起書義序

白齋集序



民物金周填咸幹局精敏劾力之著者也
一不貴揩男周晉與谷周貴與亂入賊生各
江輔以入良自前金五
谷五室藩十六室貴
谷三室谷聖師生前東
門谷室潛賀師生前東
島東南湖文前五室前聖門
五之晉與五室前聖門
月峰先生居業
序
何之子序
唐玄卿三稿序
西游倡酬集序
呂少傅公壽詩序
張文起書義序
白齋集序

武邑政堂序

宣大武舉錄序

西狩麟圖集序

何文子章

序

月峰先生居業

餘姚孫鏞著

序

何之子序

夫諸子至秦絕矣何也古操術今飾文其深不當也古初見奇盡其精不當也古殫心力畢終已今以餘技騁其工不當也淮南既多襲子雲亦太擬又況靡靡者

乎故曰絶也世稱韓昌黎嘗欲摘其文數十篇爲韓子卒之集行而子廢近世李獻吉亦有空同子然不若集之大行即獻吉亦不願以子易集也不其然乎吾友周元孚瓌琦多謀能文章爲户部郎再謫名益起其醞藉閎矣先時嘗著何之子一卷其於世無不論論亦無不究微極遠甚騁甚辯然雖重元孚者不以也夫後世子書不行或爲瑯琊語雜說顧乃反行古樂無柰臥何何叩鋍固歡耳或謂元孚名素重故掩何與游噫嘻茲豈知輸囷之待先容者乎夫和氏初屢不售强趙挾之乃有連城之重何之子雖比於璧世多楚工且不無伏元孚爲趙國矣韓李皆先元孚而張幟設徒以子見重恐元孚亦恥謂不昌黎址地我

也客躡珠履春申之冠當若何雲夢小者
楚國大意或近耳嗟乎昔庾子嵩讀莊子
輒云了不異人意余於何之子似焉雖然
余不能構也蓋元孚才過余矣

唐玄卿三稿序

余昔與玄卿同署見未嘗不論詩迄一無
合雖不合卒不廢論論亦竟不相下乃顧
亦竟無相忤也玄卿蓋少有詩名余未第
時即與玄卿交數於他所私玄卿詩誦之
而玄卿方且明經余不與言詩比入署而
後乃驩然心吐耳余持論主在法古語稍
近輒謂古未有疑焉而玄卿則主情貴

境吐之云古安從生不合者此要之詩緣
情而綺靡玄卿勝矣近世于鱗大重徒倚
詞場者無不齊吟玄卿厭之常捧腹於老
生詠既乃云猶勝中原我輩嗤餘子耳不
嗤邯鄲也雖然未嘗以開元賞李也玄卿
有贈莫廷韓詩余驚焉從得歷下語比
者適手白雪集耳能爲獻吉輩者乃能不
爲獻吉輩者乎共所然玄卿於諸詩獨者

者劉隨州亦甘靡詰詠之間以語他
寮友若意若句皆佐境佯語乃無不流麗
奚借色也玄卿故亦談理自宋以來談理
者必絀辭辭家亦反報之良吏節士亦然
而辭家又復分爲兩一執有則一矜舍筏
余嘗私自命當爲居間舌人長願因匾脫
合從焉以口玄卿不收余符第云子
固猶受址地檄者耳總之余無能益玄卿

因玄卿蓋者也夫奚忤也如是者二年既玄卿以使事去去遂告告遂謫巳復入爲司空郎乃以三稿命序序云蓋玄卿不仕者七年嘗爲白嶽諸山游亦嘗走燕齊最後則歷武夷廬是三稿者也誦其詩皆今境今語獨調則大曆貞元間耳而名理兼矣夫沉舟病樹之句白香山劇心焉無難取高白何舉此當以神遇耳

不必搴旗也址地避汴京遂闊今雅而寡而避之噫益難矣雖然可以興者有乎則曹劉而語宋自此遠矣今則并二李何王途哭巷謳者是也王叔武之所取也而汴京猶近避汴京堅也擬途巷不途巷矣獻吉曰大曆熙寧各有人豈虛哉余不見玄卿者又七年未與論詩不知復更爲新調

否夫持論與構篇固二調變者論不必變
詼平論而峻調美乃兼矣夫三稿寔多憤
世語今或不應爾語貴即境固玄卿論也
玄卿贈莫詩三稿不載當載蘭省稿中
調者試徵焉果于鱗否

西游倡酬集序

自鑛有知而覩於今之詩者蓋彬彬盛矣
至百數十卷而未能盡也而吾舅氏陳貞
亭太守在其中蓋自學博士歷比部郎出
守滇南皆有作作皆有刻列於詩人之籍
者亦既十餘種矣最後得其西遊集讀之
乃始見其有合於作者足述耳夫太守斯
行也亦奇矣自武林棹舟而西歷三吳諸

邑其所覽眺無論諸名山水籍籍耳於人者即幽亭別宅一木一石之奇無不往往遇之而所與倡酬諸君子或仕或不仕又類皆一時詞客蓋舉足以徃莫非供聲律者也操翰而出之焉有不工者乎夫詩之爲道博矣廊廟辭難工山林言易好然要之廊廟飾山林真也不尚真也苟有之間而佳句不乏夫亦率其真者吐之而已矣雖然人不好山志散帚之業即朮與人爲市非勳德是歌則釣奇莫效矣故言不當於綺繡之供士不寓目者也吾舅氏調雖益高好者恐不昔若矣夫詩者必求名於今然技成者今必遠獨知之不得責亦何獨函冶氏也老子貴知我者希夫亦自解也耳

午貴昧先甘希失不
必載聞味之不譬貴
昔甚矣夫精者必能
不宰自昔也晉貴公
倘陵音莫發矣徐藏文典士
志姻緣文業明亦與
日矣趨燃入不我止

呂少傅公壽詩序

夫總辭人之俊而詩呂公之德也斯不謂
雅乎夫詩者生人心者也欲惡之情感而
詠歌之聲發章闡物志綴文成音及其述
鴻業讚皇猷則雅之義歸焉尹吉甫矣彼
碩詩美茲中興可不謂政序相參神理共



契哉然無殊端本降於嶽推生甫於
耳故世功良翰足憲也碩德令儀可宣

披藝觀之明君之惠顧四方之風備擧撫
謳謠穆如清風安樂之音有符焉已不亦
康乎察呂公之德考諸政績廼知其業隆
於一時而美媲於往初也是時明興百八
風猶微上方博求賢才潤色鴻猷故公自
司成抜躋台府十餘年間章程明審品式
周備國連覆盂之安民爲擊壤之歌棧山
航海踰沙軼漠之貢赤芝白鹿
並柯共穗之祥薦於郊廟則相臣輔翊之
勞既有章章著明者矣今罷政家居遐年
斯登覩茲美而弗揚廢悦祝之私闕文章
之觀辭人病焉且樹立有時非言不傳若
然遺之是偉業莫記而昌運罔徴也亦各
一時之迹錯事之藝孔子尚何取于周而
錄松高烝民哉夫揄德以發藻抒情以樹

義非爲諛諂也呂公式邦保玉之鉅臣謳
歌不宣謂天下何治隆者舖揚德深者愛
懷可弗吐與故文客墨卿奴奬嘆之辭寫
清鑠之章推盛德以歌永年期福祥颯颯
乎斯古先之舊式昭代之弘風莫得貶已
豈徒縟旨星稠繁文綺合而已哉詩曰矢
詩不多維以遂歌諷斯詩也臣德究矣慰
呂公之心也夫孫鏞曰呂公今年與配夏
夫人蓋偕踰七十焉中子膳部君實忘
師諸與膳部君游好者咸爲歌詩頌公及
夫人彙之得若干首云近世諸卿相以術
取功名者衆矣然未有流譽昭灼養福優
游若斯之燕者也溢美其詩而嗟嘆不能止
已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張文起書義序

良史謂善治生者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
惟舉子之文亦然夫文繁簡奇正淺深虛
實各於其時者也故繁極浮則反簡簡極
削則反繁繁不欲浮簡不欲削奇正淺深
虛實亦復如是倚伏之勢也故循習守陋
者迷而不能改轍反以遠時十乃售一見
人之名悅而趨之雖或及時多失之後五



胡氏傳

其書所以異不能止書曰元首明哉股肱
良哉庶事康哉又曰若時登庸漢文有
知人之明唐太有安人之德其書必實然未
夫人稟之骨肉千百其狀貌與觀者各
如其面公文之妙在於
夫人益增十士

乃售一任質而運據好而作沾沾自喜時
亦偶中而不必遇三乃售一度勢之變因
知其好爲於人之所未爲不趨於時而時
乃趨之百發百售矣衆見其一售之同也
不知其於十五三得之則曰俱可拾青紫
何必爲彼喁喁者因是或卒厄於白首而
以命歎息之不亦悲乎夫今之舉子者
F浙中其尤也設有奇俊者出則衆

以爲能不圄於時人知乃自識時極耳
張子文起浙中之奇俊者也未弱冠即名
著於諸生間彼時天下方昡奇以逞博而
張子顧規於法度自守人皆詫之未幾時
有崇雅之議張子舉自是士稍從於法明
徵其辭而張子又爲便利俊爽之作人又
大詫之未幾時復以說義爲宗張子又舉
其爲文前後不同調率先於時而時竟不

遠此豈不可謂文人之宗而知時者乎僕與張子同舉於禮部初陶子懋中謂僕曰張文起乃一時之彦非常流也僕曰唯後讀其文果然楊炯曰愧在盧前僕於張子之同升也亦云張子選爲比部郎其友人將刻其近作於浙中余爲序之因推論時文之變如此語曰智者見未萌識時者有

時

白齋集序

舉子業興而詞章廢學者相率避焉有禾嘗不嘆笑也劉歆曰今人有利祿昭明易如玄何古猶今耳於乎惜哉人生一也上者隆道德次樹功業或勵氣節又次爲文章皆質之分而各成其名者也素絲之染墨子悲之矧於文章而復別二途哉白齋李君廣寧之才士也其爲

文學時甚有名顧厭舉子業弗好好爲詞章之學於古作者即未能至然心向慕之也李君以爲文章不朽盛事足自表立若舉子業乃出其緒餘可耳然歷十數年五試於有司竟不第其詞章業又或以舉子妨焉今乃以太學生爲縣令耳懷瑾握瑜自致偃蹇悲哉悲哉李君蓋爲武清令未有京輔屬邑地薄而民貧且煩劇難治以安民爲務弗尚舉也余族孫維淵爲武清學弟子受知李君乃以學博士周君之命屬余爲白齋集序余因得觀李之文蓋若干卷云嗟夫假令李君移此好於舉子業當必得上第於是時而以其未盡者宣諸文藉以求名不

武邑政草序

夫世之所謂饒邑者豈非以戶衆盛而稅多也哉然以武邑觀之則不若所聞甚焉民社二十五口四萬九千巨戶四百力佼之征千駟會之賦三百食有畝收衣有機利土藉所陳列蓋赫然富厚盛矣可不謂饒乎然而地實狹不能給衆又苦瀉鹵非通衢商工利不贏公家雖饒私室病矣舊



亦易乎今乃欲以詞章之名居縣令哉且夫仕宦之顯達未始不有所藉也身不厠於制科即治若卓魯以望非常之選難矣李君之不遇也獨文章與余展其集每至尺餘輒嘅噫不能終焉

額既盈卒不得減稅者積於無用而出者艱於稱貸雖豐年穫多愁苦之聲猶相聞也不遇鄒先生欲以蘇息能乎夫鄒先生令武邑也三月餘耳而即上書天子願減邑社之半無何又具狀於臺使者正夫里之征蠲諸冗役均富民之勞逸而損其戶數弊政稍稍革矣然而非昔武邑也何也社則止十六也巨戶二百不滿也力役之



干者盡省也不亦瘠乎余嘗歎今之民大都苦征求不獨武邑而司治者於民生實鮮加意雖天子軫念元元欲重吏治甚然察吏者類以聲名舉其所薦列徒足稱爲美談非爲民也往諸司上考最京師余間從知舊所得一二觀焉雖治績以人地殊然總其槩不過七焉完逋課一也察吏奸二也捕盜三也獄無冤及四也築城修官舍

五也興利六也招流移七也至于施惠已責匡之救災者民雖頌德而治不一上聞即或考署上亦竟用才能覆之不以能寬民署也夫國以民立者也今民力困乏甚矣而在上者猶錙銖盡之不置其政若利民而實剥於民蔺綵之喻不虛也智繁而愈出事久則愈生究所止當何極矣趙中山地薄人衆自古苦之而今之制役者顧獨以人衆故多設乃不念佗何之不給曾不若夫人寡者也夫疲民力以裕國昔人猶謂失計今裕不在國而徒以不能供者瘦民其何益矣自鄒先生令武邑昔之饒實多爲縣官計長利害孰取舍也語曰利見於前遺患於後故十世之利非遠識不覩以所見者溺耳尹鐸損戶以寬晉陽馮驩收薛債乃反

券於時二主皆不悅至縣釜易子之日扶老携幼之秋而後知愛入民之深耳吏欲安民者於樹名誠不易哉余於鄒先生有感焉先生吾姚人其子儀部君與余聯署刻先生諸疏議余獲覩於署中因序之然先生行且請老矣

宣大武舉錄序 代作

虜庭蓋直雲中稍左則上谷北邊形勢最險要者也今王略雲下分於西封而上谷隸於京輔疆域界別矣然臺使者出則總二鎮按之蓋取控制便云今歲丙子使君沈公衣繡出按二鎮其九月當閱武士之期於是北邊有司集府三日校之蓋試者若干人令按之得若

千焉武之備也夫自虜臣服以來邊城偃
兵者六年矣即宿昔蓄養之士猶靡食而
無所用之而又多徵北焉此何以說焉語
曰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燕趙多慷慨奇
節戰士所出也值時平而不得試扼腕者
多矣夫馬食粟患其太肥乃日步作之劒
不用匣之匣中則錚鍔悲鳴蘊奇蓄神與
一究其未施耳士抱技而飽食固其步作

悲鳴之候也不及暇而收之臨事乃求寧
濟於用乎嗟乎方虜乞貢時衆口亦洶洶
爭矣賴天子明聖排衆議而從二三臣初
是者什一中什三最後乃什五六決事若
此其藉難也而罷兵息費卒貽數年之安
事豈可臆斷邪漢人有言縉紳之儒守和
親介胄之士言爭伐今則不然當事者皆
欲和空談者皆言戰而在空談兵夫言戰

家之大患也海內之人皆言生而國用愈乏執未者寡也海內皆言治而吏治愈敝親事者寡也夫兵亦猶此也處於事外據其高者以爲談微材士誰不利此者昔宋人善辯持白馬非馬也服稷下之辯者千人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考實按形何之勝一國者安在乎僕不佞濫辱命校士觀諸多士之籌議大都以戰爲策其是舊約者不一二見其以戰任也亦奮然武矣然試假以數萬之衆負有橫行城之旌哉能之將足稱良矣不然則亦空談之流何足舉也求將者苦不得材得材權其果能蹈陰山之壘藉居延之場刈龍如衛霍宜無可恨然以往事觀之則漢之生民苦矣兩將軍一出塞賞賜黃金皆億萬計而兵甲轉漕不與焉其士馬死者動

至十餘萬父骸未收子之操戈者復肩至
也今之所舉士惟以藝觀其文武射中多
而籌不失者取焉雖或負絕朔漠之勇藏
名王之技舍是無由進進即得進亦未能以
長平冠軍目之也十餘日以來萬目而周
諸士之卷惴惴焉亦惟材之不得爲懼至
用之何若又不能覩矣世人貴耳而賤目
目今之士恒謂慵懦不可用若指以示人
謂此舉能得如衛霍輩泉必大笑其謂有
衛霍輩而不可輕試泉又必更大笑何者
耳於習熟之論炫耀其勳恐不得再也嗚
呼季布之折樊噲殿上震恐王恢雖勝韓
大夫身竟受咎焉今人徵舊籍而談古於
元光之事皆惜韓執義之不堅竟致騷動
而由今以談顧乃類襲王說其何以故也
豈所謂席中國廣大而氣奮者與將空談

乎兩鎮之事以羈縻待詐而謂乘暇以脩備於計良得然虜求無厭邊境不能一一以聞其便宜取民者實多或非民欲而驅民力殫矣邊人嘗稱曰虜入時當其方者苦焉今疲於給虜在無寧時病矣人情沉於宴安與患在前者自異未然之慮運籌者或屢焉苟戈之徒患不至不警矣嗚呼上谷雲中虜所由款塞者也二鎮開市則虜好固虜好固而九邊皆安堵矣二鎮閉關則虜好絕虜好絕而三陲皆乘城矣此夫爲防豈徒一接鋒之利一斬首之勞哉夫生事以召禍非計束手以待變非計諸材士拔潁而出行將有伏闉外之鉞者矣登壇上策非區區空談所能概也思其中而圖之庶有濟乎是役也督府方公開

府吳公鄭公日討軍實實多造士之功諸
執事亦各宣勞於內外校文之事其與宴
目焉事竣爲序其次第如此



月峰先生居業

序

賀仰蘧郡公考績序

贈嵩令李子田序

賀少宰汝泉趙公還宜興序

送大宗伯履菴萬公還嘉禾序

送少司空五臺陸公還嘉禾序

送進菴胡公擢操江都御史序

送寅齋陳公擢湖廣大參序
送華陽徐公擢山東大參序
贈海山陳公擢江西大參序
贈永平守覲山顧公來朝序
送鑑麓左公兵備大同序
送膳部蔣君擢湖廣少參序
送儀部劉君歸鄱陽省覲序
送儀部曾君出守廬州序
送客部徐君出守嶽州序
送拙齋蕭公擢副蜀臬序
送大酉陳公應召北上序
賀玄峰葉邑公考績序
賀杏莊徐公以冏卿掌太醫院序
送斗門沈君還鄞序

月峰先生居業

餘姚孫鏞著

男呂胤昌校

# 序

## 賀仰邃郜公得第一子序

夫未有子而有子宜喜也乃余爲郜公喜者則有異焉何者郜公慷慨烈丈夫也與穆吏部石太僕俱爲忘形友其爲御史也甚有伉直聲奮氣欲爲國家陳大利害察

其志即以嬰頸禍不辭也而穆公顧獨甚
憂之嘗曰仰遽君未有子不宜然郜公默
不應及受詔刺舉河東也穆公知其必有
奏既以不能止則置人於都城門日候諸
監察上書者問之有河東人則劾而至問
所上書詼不告則解其裝視之或言過激
切即爲止不奏遺書郜公道其意如是者
數矣後郜公憤其志不得行凡有奏則罷



誠其人令迂道自他門入慎無爲穆吏部
所得得則必重譴而穆公人又竟偵得之
卒無可柰何久之郜公亦悔以爲父早世
身煢煢孑立不幸而有不測則此身竟長
絕如生我何吾痛吾志不得行則引去已
耳於是自河東歸遂稱疾不出蓋八年往
矣夫居憲職信當言然言出而禍或隨曾
不慮此身之不傳則亦未爲全得故僕昔

於郜穆二公之事兩有取焉言者非狂止者非怯也不然石公嘗諫矣穆公不止且棄官護持之豈顧爲郜公重爵祿哉而待郜公異者良以報國事後猶有待亂嗣一絕則長已也慮深遠矣夫未有子之先抱忠志而不得施抑鬱如此則夫一旦而得子也固身可復用之時而志將復伸之候也豈不快哉故余嘗嘆夫直臣之難得于



百中不一二有若郜公者可謂近之矣而又以亂嗣未建慮忍於良友之規竟自乞重爵祿者誠不足論即直矣而義有所重弗得自遂則亦無用此行行爲也蓋至於其身然則朝廷欲得言者何人乎且懦而有子而後郜公得有其直矣今雖未遽起異也豈姁姁抱稺齒爲歡者同日論哉余

兄提學君與鄀公石公同舉已又試治於鄀公之邑於穆公俱爲厚交故知三公事獨詳云其生子也御史見韋蘇君在故里實見之甚喜入京師以謂考功成君成君曰是不可無賀因謂余余於是書焉

贈嵩令李子

夫載筆之臣與治獄之吏乾隆戊辰緩石渠之署雅[illegible]文墨論議一則結詘體小邑筭稅租稽獄訟馳奔於風雨之途而屏息於上官之側然要以功見事效則國家欲厚其安宅必藉之民而其勸農桑興教化者由縣令爲也所託利安元元者莘於縣令也彼操觚之士雖文若春華

思如清風朮欲以興業而建功不能矣二者君子何居焉夫子產儀休待左馬而傳左馬不待子產儀休而傳則寧爲左馬可默之俗則寧爲龔黃可也雖然是亦有遇焉寧詎能遂哉嵩今李子于田今之文士也未知其文能如左馬鄒枚乎然要之淡猶傳記明晉辭令論議則依經訓吟詠則

協風雅褒然一時選矣往爲諸生時督學使者傳公奇其文召語之曰幾輔試士第一宜在郡邑顧頻年數在太學子勉之無更爲太學所奪李子頓首曰不敢及舉乃在第二故是時聲譽赫然振三輔矣踰年登進士名益起年始二十二耳於是議者咸謂李子宜列官文藝之林不亦宜爲京諸曹郎用文學飾政治至選爲嵩縣令無

不驚歎也嗟乎此豈以李子文士不能吏事邪將材能之耻不爲乎倜儻非常之士皆自度不用乃託空言自見未聞以空文自高顧棄政事不屑也余與李子同舉進士又同鄉已又同學政於春官之曹數共李子語觀其意氣不欲與俗同好而又惡自潔飾躬勵行而弗鼓聲譽論事卑卑依於物情然不失典法蓋用世材也不哉

吏治何由顯哉余故謂李子爲嵩令蓋有三得焉嵩冠舉高第不患不文惟吏職効則可貴嵩洛之間古先名賢之跡在焉浮大河洶激龍門禹之所開鑿也東之成皐兼鞏洛相覆千里想周公之遠計傷二周之衰嵩北登首陽覽夷齊之風西接渑池詠相如之節是亦一快也綴文者必徵於事事非其身歷不得實實核而文乃益奇

矣嗟乎近世士號能文者於雕蟲僅僅哉
未效鉛刀之割而輒高自矜飾鄙吏事弗
就至覩牒訴諸務如決朽株直吐之耳然
談及授梁園之簡賜尚方之札則欣然慕
之恐不得當也悲夫吏事信不宜文士宜
文士者竟止喁喁已乎相如文園令桓寬
盧江丞吳質朝歌長士文者何必侍從哉
不然吾恐曲士之以不朽之功爲一記室



之仁也故曰李子宜爲縣令李子往嵩縣
在甲戌九月改歲余乃爲贈言託李子思
良致之思良嵩人也言于田到嵩數月而
政治畢舉吏民稱之不容口蓋賢能令也
嘻孰謂李子不宜爲縣令哉

賀少宰汝泉趙公考績序　代冢宰作

余承乏銓曹踰二年而汝陽趙公來爲少宰明年冬趙公績最上蓋公先以執法大夫撫山東其秩與余同得並叙云奉其牘山東居二銓曹居一人曰趙公在山東功業盛哉余曰固也夫事之得自遂信莫若撫大臣者也公在山東大略在謹保障招流移闢地殖穀別吏治之等無狀也不待



女鉛刀之割而輒高自矜飾郡吏事弗執至視牒訴諸務如決朽株直吐之耳然貞婞之思貞當入也言千田陛當棲月而朝言指李千思李明年丸月朝余氏無言指李千思李千日故曰李千宜棲今李千牡當棲今浩

稔而黜才也不擇類而褒又出而行縣凡百有八城皆徧歷焉而費弗贏民不勞輿而過市見之者弗知爲臺大夫也有安堵而已鑒鑒乎善政於近世誠無兩也雖然此特一方之事耳曷若佐天子奬叛賢才均四海哉余嘗爲少司寇知亞卿職主在贊上卿之治而不尸其功功惟官長知之往年大計吏余蓋苦心年餘會歲暮

自山東來以山東吏詢之其應如響間他有所詢亦皆不爽焉雖未能一一評然公之一日余之一歲也余按諸故事欲有所釐正或訪之公公與余商確得失無遺錙銖當行者則勸余斷之暨後余疾甚臥邸第幾兩月事一以委公公專行之比牘成持以視余余不能吐一辭也是數者趙公不以告人人鮮知之他如此類者尚多雖

未釐公之略然裨予厚矣夫居少宰之位天下之難者也雖無遂事寔得與聞焉可置之曰非我事若秦越哉嘉靖中南海霍公爲少宰銳然作事數上書論說欲以大公衡天下於時掌銓者亦欣然是之推揚其說類爲篇籍宣布之中外士林頌焉以爲二公之相與一時之政天下至公也然察其實牴牾多矣彼篇籍者徒文具耳

公雖弗赫赫炫燿然以教於余者則無隱情余心醉焉代帥受名范文子避之張富平參決大政外廷莫知其與議居二三之地耳目所屬固名疑者也奏駸然之技善刀而藏之雖解數千牛焉如未試矣夫已試易論也未試難論也已試其謀未試其功余固易言之他人蓋難言之趙公勞著矣名高矣行將晉六卿陟台鼎建久安

之策寃寅亮之功皇皇乎鴻猷駿聲少宰曷足多公哉余嘉趙公之誼又會銓屬諸君來請言余因述焉然趙公固自鉅材往以中丞撫楚中有佛績又嘗以荆州爲治平第一用省使者領太守事海内人戶知之非今績所奏故弗論云

## 送大宗伯履菴萬公還宜興序 代紫霞程

夫仕而歷位上卿銜天子之恩乘傳還鄉里此人臣之至榮也然余於大宗伯萬公之去則咨咨焉興嘅噫之私焉萬公者宜興人也爲人篤學好修恬於勢利其學以養心全性爲務嘗自稱曰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主宰爲心而靈者爲知心知不累則外物無擾古人所謂存其心者學之

至也至於造事立業以樹當已之名世所
遇合非我所能也莊生曰天在內人在外
故軀榮寵者欲遂而身危矜事功者名成
而實損非吾志也吾惟棲心於澹泊而致
養於虛靈以身任遇而不以物移志則終
吾身可無累矣故其居官也廉靖自好與
物無營有不合則引而去薦之則復起數
起數去自初仕至於今三十餘年致位太

宗伯而身在官者不過十數載耳篤於自守
乃如是豈與世之貪權好勢依名寵爲
寢藉者同乎哉以茲表俗不亦寶乎柰何
聽其去哉且今之天下可謂治矣匈奴服
順疆埸無警民安其業俗樂其業烟火萬里
粟至斗十數錢天子冲年虞聖公卿皆名
賢將吏材臣並進輻輳不可勝記勇者陳
其力智者攄其謀強夫施其斷彬彬然布

列於文武故詔下而事集今出則功舉得
士之盛軼近代追古先矣所少者何也夫
非廉澹無欲而古之所謂老成人者與若
萬公者可謂老成人非邪書曰尚猷詢茲
黃髮則無所愆故古者大夫老不得謝則
几杖安車隨之其見重也如此夫豈之
力精敏之士以爲是區區者以圖事投
取一切之功則長至於培養風俗厭服人
心非耆德之臣莫由也子文迓
及之私放其閒居不盡其力則寵禮之厚歸
焉已嗟夫公其歸矣公所居陽羨天下之
至樂土也地僻而俗醇且水甘而風和也
築室獨居時有高人往來其地肥潤可兩
種稻而穫溪水活活周於園林盛旱不涸

所産之魚鮮美足以供朝夕也秋月冬雪流連於山壑之間長松怪石奇狀萬出碧嵐赭霞相錯如綺繡四時各有變安樂自得何以尊官爲哉雖然公之清風不泯也當盛世而不留也後進之所望而希也鴻羽之爲儀也夫

送少司空五臺堂還嘉禾序

自不佞承乏吏部蓋歷有暴於五臺先生之高風焉其爲吏部也在嘉靖甲子乙丑之間以郎中調自驗封歷考功遂掌文選赫然名吏部矣聞是時稱陸先生者大都主詢壑論弗畏權勢進賢如和之於玉去奸如農之於莠不進不休不去不止當已之犖犖者也然一爲太常少卿輒罷去去

七年而後起起又七年而始至京師爲大理卿進工部右侍郎蓋是時不佞始得拜先生也先生好議論事與人談亹亹不倦必中於窾其談也亦不擇人下走不及於往日見陸吏部以今質之犖犖乎昔所聞五臺公果不凡哉然要之爲近世之名卿乎居一年會言者以浮語中先生先生即移病天子強起先生遂稱病篤乃許之

猶不絕　君云侯恙已痊復召焉故事

宦行有贈先生舊自銓司出於是諸公謂下走其執筆下走乃言曰嗟乎茲可謂難言者矣夫國家利得賢人任也若先生者非可謂賢人流與而乃令當清時去且進賢又吏部職設不知猶可目覩其賢而貽然相顧不能一引手乃徒以虛言贈一何報也人或謂先生倦任事或宜少避以蓄

病力省思慮若鵬之六月息又或謂天語
溫然但令暫歸舍非謝政比不一二歲先
生將復至也茲其說然乎否與夫勞者宜
息先生向息七年而起起至於今雖八年
而家居者亦半且年已及耆髮颯然變蒼
復何待之有聖天子念老臣不欲傷其意
雖從所請猶惓惓顧念厚之至也天功可



耳夫仕止適也行藏順也動宜者不必工
於宦適已者不必詩於時故二疏出東都
門路傍泣下歎其賢而世不以是嗤孝宣
惜魏丙薛大夫保懸車之榮至於今頌漢
廷之美無窮鴻飛冥冥盛世增隆焉蠱之
升漸之蹇聖人曰儀則不虛也先生受眷
於明主深而交也故於鳥輔又負望自昔
即在亞卿之末人莫不以高賢期之或倚

其言爲重亦可謂難退之時矣而飄然遠
引屣千鍾其如脫遂平子之志而不自謂
高雖顧明時曾無懷祿之累君相之眷遇
良厚於先生無與也得歸命則欣然喜且
謂人曰吾今玆非以潔去蓋自以不能止
其自乞跅亦云臣任職非且言者固當若
乎玆其度豈恒情能及哉夫使朝廷有不
戀爵不飾名之臣其爲重不既多乎

先生之去得也無庸曰息也亦無庸曰得
來也雖然先生賢者也欲留之者吾黨本
志也頌其去者爲先生說也雖然非快也
不佞亦可謂強顏者矣然卒亦莫能舍此
爲贈矣

送進巷胡公權操江都御史序

隨會爲中軍而晉國之盜奔於秦夫盜奔
奇矣然列國耳聖天子御世赤子者比上
也不妍惡是殲而移毒使螫於彼與曲防
之治何異渤海龔守解亂繩而理之民其
人而鈕鉤其劒刀郡有蓄積流移者或歸
焉則雖謂盜奔渤海不誣少卿矣今之長
江奸宄之藪區也東通吳會西綰鄂楚蜀

之口估客往來捍行而風馳利則趨不則
伏五湖而傲嬉其於天下爲占勝留臺大
夫執鉄鉞而斷之自昔稱雄焉今歲杪秋
則以光祿勳胡先生往夫胡先生陜人也
素璩琦多大略嘗爲南宮令當燕趙之衝
野無犬吠之盜舉治行第一是其於禦侮
優矣今行也寔江防是賴先生其何以佚
江中盜哉不佚無識嘗謂治盜有三等吏



澤四流使樂歸本業士女薰而出之穴除
惡盡無俾易種中楊鐘鼓而弛烽火聲於
來寂於往以文辭避法下江防使者不治
民上籌無論矣請陳其中夫盜莫甚於江
荆棘而餐兵戈沉沉若侯居故夕兵而晝
鋤者畏於有司咸曰急則走江耳是鳥之
叢林魚之淵也夫驅盜者至於江而窮不

嵩目而吁即掩耳而匿類以隨會之奏視矣嗟乎天地之藏也豈顧爲不良人長壽命哉詵令臺大夫人競業於璽書效雀荐之攻若即鹿而焚林不遺其餘使夫塗之不得者自江得之則盜者相顧屏息以三江爲戒豈不亦錚錚乎胡先生能以邑令伏戎況專憲鉞焉大江雖中地而分寔猶南之海北之邊也故盜自平原奔江則不可自江奔平原則不可何者盜之自匿江安而平原危人之驅盜江難而平原易也且今聖仁汪濊閭里不聞兵革守令攸攸奉德意民奚爲盜爲盜者莠民耳不落其實而徒足亂苗物之蠹也獸窮則噬鳥窮則攫然使其噬齧與攫而俱不得也彼且安適乎故今之盜者背江而逃非執耒爲良民即坐而待縛矣晉盜之奔史不著

其所歸然要之盜秦者也豈得與今日相較談哉胡先生行矣今而後江南北有自占流民十餘萬口者皆先生之驅也不領民而操其上籌方略雄哉非鉅賢疇能襲焉故事公卿自何署出者其陟也副郎文之於是鑌宜爲文贈先生

因次其說焉或曰佐南臺先生本職也明歲大計吏先生蓋參其事子不論焉而刺刺焉於兼職何也不佞曰門也前六年先生寔爲考功其計吏也一當於情無秋毫訾南中人士於京都政未當半也何不概哉顧今人咨咨論功涉兵士之靡耳豈敢以此靜者頌德於端木之前必指其疆晉覇越矣家則奇走也術不優視奇而憙一呈其策走之論亦猶此矣

## 送寅齋陳公權湖廣大參序

太和山之有參議也以典祀也始於永樂洪熙之間其後或設或否至成化初也而無分守矣然皆爲參議其參政則自陳先生始也陳先生在銓司久秩宜中大夫故特以大參往云人之言曰分守職在辟地殖穀勸本業然是者非可身爲也用文書督之斯故事矣故藩司官雖尊就之者若

以十行之詔爲院使者郡縣之傳言者也
嘖嘖焉歎息輕視之焉嗟乎藩司職始也
固若此乎其說在行人燭之對趙簡子也
先帥之柘土服彊敵此乘此士也中行伯
之師劒身辱亦此乘此士也故一大敝也
或爲大樽而浮江湖或剖以爲瓢而無所
容夫人士也固拙於用尊矣往者流民之
走鄖西阻山谷也有陳言爲募占籍之說
者不聽卒爲亂夫是時也藩使者無連城
之命勢不得爲也猶可說也至項公忠撲
滅之後叅議君實分守矣乃猶怯懊不敢
任徒偲偲焉効音於驅逐棄地數百里爲
虢虢太阿在握中不能一斷俟原公至跪
進之然後截犀象於陸擊鵰鶚於水也此
之謂庖人而待尸祝守千金篋不能啓緘
縢而聽人決也不可說也陳先生治楚之

政僕不能先時而鑒述第以爲驗封者衡之其核封爵也奉詔而定諸大夫郎秩也必酌輕重短長而別其等不使銖準而兩差寸得而丈失設有抵牾即載在令甲必具白更置之事寖寖浸舉矣今茲出坐行省固夫脫起草之臧而獨專行事時也豈以力實業如此而寄空名如彼乎然而令之郎襄非昔之郎襄矣戶籍既定民各

業向之四走如鳶者長子孫安堵而居受節者若爲氓而受飯既熟之區雖負耒耜荊蒯宛陝之衝地多險阻深谷叢林昔之竟無須試也即默然鎮之官不曠矣雖然匿豺虎而伏狻猩者自若也水激也則旱得無萌芽者憑其間乎夫亂興則憑撲滅動師是也亂定則拘循令占籍是也兆未見而疑可憂者伏其間釁之人強壯方自

恃無疾而疾本或具不治患其卒發無及
治之又莫知以何狀發於劑竟無適用也
玆共術非俞扁莫之能究矣陳先生勁直
沈智賢大夫也豈幸無事計歲月待遷不
以國事縈於中而圖其易乎今其往僕庇
脆延頸望焉雖然陳先生賢大夫也其先
計必審發機必中有事定之龔遂之治勃
海也無事安之黃參之治齊也孰弊焉以
日焦勞於心而不知出哉而僕呶呶焉談
預謀於執鞭者之前僕之言妄矣

## 送華陽徐公擢山東大參序

僕以下大夫調司封郎中掌邦之封爵至鉅重矣然副云典曰郎中也蓋爲宣城徐先生大者則銘功太常次百官亦各以見功授秩灼灼於人目不難也難者顧乃在胥人云夫臺府之有胥人也以書牘也其極也則爲奸甚然其事細或不登於廟論而猾徒相鼓扇騰謗口者比比是也雖壯夫



## 贈華陽徐侍者之前潮之言是矣

日益甚然必而不快出過而業如如愚癡

之性矣就謂至徐先生而揮之如電掃上
掃除哉先是史給事諸曹者其相代必以
賄賄不至則不得代不知其所始大都在
正統成化之間中更諸名臣以三原王公
之强毅柱公夢之鷙悍而不能除至嘉靖
末爲弊極矣多者數千金少者不下數百
雖嚴法絕之猶或增其直以相趨也語曰
衆怒難犯故浦柳公美以漸得消之因簿
正其數令得遞相減云然終沮格不行至
去年夏而法始行無留奸矣疏略曰吏狡
猾甚齊之大不易宜著爲令浦踰四年者
不得更責賄下者如令而減自今日後皆
期以一年過則斥或有讓相代而不責賄
者蕪夫也因優其秩以風之庶有瘳乎奏
上許焉已又言三事一停鬻吏令二裁諸
行吏冗食三嚴詭籍禁復得俞旨二疏皆

先生視草云是時冢宰陽城王公方極意飭諸吏而上亦嚮之故先生所言即聽至於酌情而低昂之米鹽至密使積奸無所容則先生之心力殫矣夫事有至微細而關治體重又根株牽連不易芟薙者此類是也因斯以談可知壹切者非功而參伍者不失策度衆情而耘焉無終蕪者矣故僕服徐先生斯略也使得肩重典劇握要柄運之吏治寧有敝哉乃踰年則徐先生遷山東大參去前是銓司不外補至嘉靖末而御史有奏大略謂臺省俱外補吏部何獨無宜定令令每歲一人冢宰難曰銓曹職重且劇非久任不習若外補多則內者遷愈速與其後屢麾也孰若慎擇於初哉設或放辟不自檢即時時可黜何必外遷又何必每歲也執奏如初然自是外補

者竟歲相踵矣夫論人不計賢不肖惟以
勢相揣揣角何謂察材物情難馴如此徐先
生去僕蓋大歎息乃先生則不然謂僕曰
子所言近日事耳祖宗時藩伯藩參皆出
列卿補之不以内爲重也吾不能理民是
患一麾何足詡霍文敏在内苑論官宜互
調曰外補者當自臣始彼雖言未能行之
乃我則足以塞彼吸吸者矣子無物情我
也嗟乎徐先生誠達者也斯衆心之未窺
者也然鄙懷終未能釋焉成心之膠於中
果難解脫也乎

# 贈海山陳公擢江西大參序

海山陳公自永平兵備副使遷江西右參政夫江西南方大藩也陳公南海人於家爲近且舊常宦江西焉豈不謂宜哉而邊人曰非也藩司安而少事江西又樂土固無事陳公也陳公弘達有才智丈夫也生雖在南實有北方之略自其來治吾土也蓄財貨屬士卒爲數年之備而又以其隙



勢相揣角何謂蔡材[illegible]物情難測如此徐先生去僕益大歎息乃先生則不然謂僕曰子所言近日事耳祖宗時海伯海寇皆出[illegible]則神之不以內爲重也吾不能理民是[illegible]敏在內宛然論官宜互[illegible]果能稱此乎

昔也燕漏棄繻朱雲折檻無益於[illegible]今也[illegible]奚[illegible]

昔也燕漏棄繻朱雲折檻無益於[illegible]今也[illegible]奚[illegible]

爲工作方千里内城郭無不修治者蓋東
陲至是可無復虜虞矣柰何遽奪之令領
南州哉且陳公之爲吾鎮大夫也自大名
調也大名地勝於永平而以陳公調焉謂
復南之豈向者意乎且十餘年以來永平
之爲大夫者衆矣閉西楊都憲之撫薊州
自永平陟也河東宋都憲之撫延州自永
平陟也陳公之於兩公足可以匹之無不
若而但以循資遷焉非所望矣余聞之曰
嗟夫邊人徒知陳公之蕪王於北爲才之長而
不知宦於南爲才之長而陳公嘗爲執
法使者矣黜貪吏鋤大豪猾四境一跡赫
然名執法也又嘗爲提督學使者矣舉賢教
不能烝烝向於王路卓然名督學也方執
法而名也不知其能督學督學而名也不

知其能兵備乃試之輒樹績焉今以分守南州夫何不裕哉且今聖明在御諸虜皆納款願爲臣妾邊城絕烽火者八九年矣陳公之略獨爾來平黎庶知之耳四方之人見夷王之守約方悄諸邊之帥高枕而之長孜孜拊循實爲有利於國家者矣豈號干城危坐而稱禦侮曾不若夫總郡邑得與夫胥矢石之徒同日而論功乎故

居而治則太阿之利不施清道而行則華山之才不用勢固然也往者諸鉅公雖間有非常之擢然寇至而功見則邊境之生民苦矣豈若今安堵而安享終歲之樂邪吾意陳公方將斂其英華之氣揮霍之略若木訥無能之士日取粃糠桑麻事討論之即奇功不見然惠澤遍黔氓矣雖然疆場無事則已設有事斬將搴旗之勳非陳

公莫奏也吾方憂陳公之復北而邊人乃詫陳公之忽南邪歎息者久之無何盧龍令武君以書至索余言爲陳公贈余於陳公世交也往昔在萊州守曹君座上面陳公聽其議論果奇偉非常之士邊人言誠當顧柰時平何昔李廣衝陌折關及格猛獸文帝曰廣生不遇時古亦有然者也雖然今之爲民者四文學甲兵刑名錢穀也陳公於彼三者皆效矣獨錢穀未耳今又兼之則何官不可宜陳公廼獨用邊臣起也邊人言隘矣

公莫奏也吾方憂陳
詭陳公之忽南邪莫
今武君以書至席余
公世文也往昔在朝
公聽其議論果奇偉
也公之言盈矣
無文俱何宜不宜宜
與公然如三者皆然
公歟進遠未耳今文

送人言盈矣

贈永平守覲山
昔漢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匈奴畏其材武
避之數歲不敢入北平塞所曰飛將軍是
也夫今之永平固古之右北平也地少險
阻黠虜素窺伺又苦磽瘠得賢太守如李
廣者安內而扞其外豈不足以安東方之
穡人而寬天子東顧之憂乎然而權則非
昔比矣夫漢之邊郡守地幾千里列城數

十田租可以具甲兵而壯民可以充卒伍
得利則戰不得利則守一切便宜行事故
内江趙先生曰漢扞邊安民大略在慎擇
守有味乎其言之也今沿邊萬餘里置守
者不三四所其權止在獄訟錢穀間不得
與於敵愾之略庸卒然風至庭無一疲卒
庫無一鈍兵而促糗糒者紛至徒以案牘
爲功制兵者不知何人行糧即具不知師

果得宿飽否乘城遠望見烟塵四塞火起
廬舍間扼腕太息竟置之莫可柰何若斯
已矣即徯臂之扶沒石之勇能施一割之
效自上功幕府邪覩山顧公今之廉能太
守也少年登進士歷成都太守已又移今
永平蓋二年所矣國家自北虜稱臣以來
雲中諸邊皆有解甲之安乃東胡獨未向
化而保東北者戒嚴如昔則今日之邊郡

守未有艱於永平者也顧公爲永平雖未久然功能則最著余同年友遷安李君嘗爲余言永平民昔苦於軍事民多流亡居者忿不得稱貸或起而相爭爲訟又或貪賴其地入而不供寧受刑罰蓋寖寖敝矣自顧府君來而流者歸訟者息民樂輸上如奉父母府庫充實都鄙驩然歌樂之聲相聞不啻若更生焉馬虜第未嘗犯塞以故



死之民禦之即才氣無雙日合戰之名守其樂用之士詎能遠過也哉賢大夫乎賢大夫乎有二也夫田叔犯怒而鷹雲中守至使漢天子歎息稱賢然究其政亦但曰孟舒長者能愛惜士民士民咸爭效力以此觀之匈奴之所畏不獨以材武者矣顧公守永平二年而虜消窺塞之心權何必漢守名何必隴西既而顧公將

循三年之期上計京師盧龍令武君遣使屬余言爲贈武君者余青衿時友也余以顧公入京師可得而談無庸文而義不能卻武君因緣爲辭曰大夫顧公今來禮當陛見天子且天子加意吏治昔上計時嘗召諸行能卓異者見於宮門親奬其功能賜之宴今顧公之功能著矣固宜以卓異旌者也詵天子隆召見之儀詢顧君治績曰何以治水平今虜不得入塞則以何辭對夫渤海太守受辭於王生歸功神武信足得世主之歡希水衡之權飾爲游言而無其實徒使考功者昧於失得之計而不得反其真似亦未足稱長者也營平振旅浩星賜勸其讓功二將而右將軍不欲自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卒以其意對可謂老成重臣忠

於謀國者矣故僕惟欲顧公以實陳不竊
讓讓爲名推其類具言之使天子知邊政
脩舉之由得以例諸邊得失豈不亦忠臣
之節者耶夫國事非已也苟殉國而忘身
又何以避自譽爲已利哉茲行也顧公爲
太守寔幾六年語曰地誌於前者伸於後詼
謂有異擢如朱邑言誠過若由是而二司
而開府如近世諸名卿夫亦可以左契

矣永平疲瘠安得更如顧公者覆露之也
武公爲一邑圖安倚顧公爲重顧無柰爲
顯秩奪去何人情各有私豈得盡慰也乎



偃武一休息及文帝時發廩散富粟五十
餘錢而猶守舊約無敢議兵嗟夫何若是
佳也夫文帝雖不用武自快然北藩休寧
百姓得息肩於田畝則爲功多矣近歲虜

議論爲名推其類具言之使天子知邊政
倘舉之由得以例諸邊得失豈不亦忠臣
之節者耶夫國事非一利也苟殉國而忘身
又何以避自譽爲已利哉茲行也顧公爲
賜林拿去何入書名豈盡據也平
左公盡一局圖史部顧公盡重顧無奈盡
矣末平郎審史鼻更以顧公者異盡之也

送鑑麓左公巡撫大同序

余讀太史公記漢祖使劉敬約和親匈奴
以爲值天下初免戰爭苦民瘡痍未起故
嫗武一休息及文帝時黎庶殷富粟五十
餘錢而猶守舊約無敢議兵嗟夫何若是
怯也夫文帝雖不用武自快然北陲休寧
百姓得息肩於田畝則爲功多矣近歲虜
酋願入貢稱臣中國與漢初約和親之說

大異而議者猶相抵牾夫匈奴天性悍鷙
負強怙氣自昔聖王不能服令曷爲而臣
我顧其懷欵誠之心而謝侵掠之罪是亦
神靈之想望中國不得辭也不然彼荷戈
而南指驅兵而肆虐我亦何以制之而使
不得志哉顧乃因欵而反生疑乎且今之
制虜者亦得矣求和自虜非屈禮講約也
歲費不過萬餘非多靡財也罷客兵之費
亦大利也及閒暇而修亭障練士卒固完
策也何故而云不可許虜貢哉於是左大
夫以省使者兼憲職出治雲中兵矣過余
談虜事治兵使者止守數百里塞上束於
開府大臣而下分權於諸將不得自專用
然事之上下往來多由使者行則使者權
亦重非沉敭多智之士不可任左大夫爲
職方郎又諳兵事今領疆場之寄而又登

金紫之秩宜將以才略選者也夫國患莫
大於虜而民先當之禦虜而得策則民安
功名士則鮮有以安民爲意者矣故虜大
鹵掠而民受害師行糧食而民受害破財
賂虜而民受害何者責不在也能安者不
加賞不能安者不益罰即以開市事觀之
有不欲亡而驅之令就者矣有未及期而
先促其貨者矣有收貴而以賤直徵者矣
有吏卒叩門橫索錢者矣利未穫而羣害
俱至如此民欲得安息其何能哉倭應曰
邊民愁苦欲亡從匈奴者多彼誠有所見
非苟而已也左大夫用經術起家聞仁義
愛人之說久今茲往必當有愛養拊循之
政乎昔孟舒爲雲中守民至爭臨城殆敵
如子爲父弟爲兄也夫將而使人自殆敵

則於制虜何不得然究其實迺自愛士民不忍出言令戰耳得入貢宜無用戰然安民之說卒不得易也夫禍多起於晏安而患常生於所忽可不慮乎可不慮乎故事諸部郎外補寮友皆有言贈今之大夫行諸大夫乃屬鑛言蓋鑛退而論次其說如此以附於文帝孟冬之義

送廣部蔣君權湖廣少參序 代宗伯作

余少時讀柳子厚永州山水記見其所述西山前溪及諸丘潭渠渴之美幽奇互出搜而不盡何其勝也然爾時子厚方以謫去展轉未寮中即少有寓目政自足蹙舒憤耳若使抱材而選出爲岳牧政事之暇時一登高攬勝醽杯酒而鳴其壯懷則豁心怡神豈不什伯於柳子也哉然而不得

必遂也歲丙子余視篆南宮廨部郎中蔣
君以賢聲擢爲湖廣參議寔分治永州諸
郡余既夙懷臥遊之思見蔣君往則欣然
稱賀之因即山水說焉夫蔽日掩雲則山
聳其奇矣吞陵包洲則水涵其秀矣之二
者人所馳慕而欲一當者也然而蘙鬱充
斥或倚爲巢穴水則依波山則擁麓鳥以
獸聚往往而有故山水者既以欝塞之典
匿姦木以擅奇或斥美惡之原雜然
同域矣是以富探幽者逞於南服倦
於中州懷弭盜之略者易於齊魯艱於荆
粤柳子永州之記馬侯武溪之吟其所歸
一也子今有山水之緣亦有寇盜之任夫
寇盜民之殘也逋逃之叢郡邑之大眚也
守臣而不是弭奚以金紫子其勉之蔣君
曰唯唯寇盜信當詰顧今甲兵士馬藩司

不領焉柰何余於是又舉經略山水者喻焉夫韋公作新堂於永州斬荆棘決沮洳易穢墟而爲佳境則柳子作記美之豈不褰然奇蹟哉然幽窟取於蛇虺怪穴奪於狸鼠積之蠲竭之焚之醜之人力之疲勞者不少矣何使夙爲廬舍之區人得而時經理焉植以嘉木列以美竹標別尘石之奇導引水泉之秀則居然佳山水足作勝於名州輿草無由迷迳群盲無由涉其區矣故發憑捕姦著奇功自效與盜爲敵者也勸利興教長親睦之風銷怨咎之路使民無盜者也渤海之政視崔苻之績孰多哉德施惠行兒殘自銷子其圖之蔣君曰唯唯僕雖不才敢不勉稱捌循之職既而諸屬大夫來謁余請所以贈蔣君余因書焉嗟夫呂梁之險游者行歌而樂隱氏有

嘉樹南望者顧欲斫焉景物豈有美惡哉係人所欲處耳蔣君方厭冤盜之憂則山水之樂宜緩雖然羊叔寄玩於登山謝公娛志於賭墅當其時豈無軍旅之事智暇而謀裕不以自驚則放情之區乃運奇之府也傳不云乎裨諶謀於野則獲物情相發夫亦有然者矣審如是亦何病於游觀哉即日乘而適野可可也

送儀部望君歸都暘省覲序

余爲諸生時自以賦性狂疎無當於世遂謝經世之志惟矢志於學文修行以是二者取於已自足又甚約易操苟獲少樹立不至隨流而靡即多矣學製者錦碎晉御者車敗若以天下之生靈嘗吾技則豈敢哉既而登仕籍備員禮部與同署諸君交游而諸君類多志與余合於是定讀書之

約期會以五日日有程欲漸漬諸子史以及於經疑則相質有得則相示間相因勵勉以持心守已之義意歡然甚得恨相遇後也無何而六七君子或以遷秩去或以適去或以請告去或以服去頃儀部劉子又以省覲去漸紛紛星散矣去者日踈後寧得繼哉劉子爲人恬澹自安不役役於世而亦不與世忤今乞身蹔去非獨圖慰屼屼之思抑將求廣其蘊蓄欲有所充其未足也劉子嘗謂余曰吾勉強學問欲行如河西之篤而文如北地之贍若夫功業則以俟能者夫功業當世然大都振廢剔蠹搜前賢之未舉以遘衆驚愚亦自沾沾足喜若以學文修行語之彼直以爲縛世網守空文促促效轅下駒耳而劉子乃譚

彼取此豈誠自以力之不至無亦以彼所
獻爲者無當於已而不敢蔑視天下猶望
其有出於彼者乎余頃與諸君讀書曾一
周漢記其所稱述武功如霍冠軍陳破胡
吏治如趙京兆黃賴川善宦如鄭莊司馬
安其尤也然考厥成就上者差足爲史公
當一敵即以方董生之儒雅猶或未可擬
倫又況志孔孟之仁義者也孔子汲汲用
世干七十二君無所休休開不欲仕則
說子羔爲宰則恐賊之爲季氏宰何如閔子
無道穀耻也仲弓之
之在汶上哉以斯而
謂能者非不能乎不
以志不虛立日不虛得卒彼三者之業不
極之於苦不得也龍門作記自謂絶賓客
之知忘室家之業而
廣川潛心講誦蓋三

年不窺園圃其專精如此豈與夫勢引利
導見文法輒取緣飾儒術圖一切之功以
聲名自憙者同乎哉李先生坎坷抗節一
當事輒敗薛夫子御史時不署上考比登
大位不數日解去措施無聞然至今人語
及文清公之至行則悚然斂衽不敢生鄙
心而空同子攄詞協聲起宋元之衰習卓
然古始爲一代主盟夫豈徒負志自振徼
於一獲良以師資[illegible]鉉倩往古極才之
所至不遺餘力孜孜十年白首不倦故
卒克成就後世有述也不乘勢不起不當
時不榮徒手而致不朽寧易爲哉余嘗謂
劉子子頗餘澹泊之慮而未究精猛之志
子昔散自中秘以次當諫議而顧自乞郎
署僕嘗叩故子告我爲諫議甚難一言事
不當身名俱損非怯禍害正恐見不燭其

至貽同志羞曷若守諸曹郎猶足自覆短
歲月稍紆尚與可獲學益其意豈不既美
矣而迄於今六七載自摩其腹較往年何
似幾何增益薛夫子李先生不如是也今
往而家居又異於在官時奉二親之暇交
遊不過費十日之一餘悉可畢力於學矣
劉子果能以日自惜文行日異他日來
余輩異觀以爲非今時劉子則三載之自
乞不虛耳不然而徒糜歲月之間以自優
游金門可陸沉何必青山宿昔所云希薛
李二君者竟何期哉雖然余望劉子劉子
亦望余使他日劉子見余亦以爲非故余
庶幾足相較學業不然余面方赬然赤對
劉子瀝瀝然汗下足趦趄趑趄邪避也又奚
能道今日之語相傾心懽哉詩曰我日斯
邁而月斯征欲不負斯言其何如修矣

## 送儀部曾君出守廬州序

代宗伯作

自人士懷利以履宦途於是乎當遷者咸欲擇官官在外者又欲擇地無大無小擾擾焉以錙銖較矣若古府之廬州固世所謂善地守之爭欲得者也土肥饒足以應供甘吐情實一訊輒服鉤距無容施視夫稱貸以償租而巧文以弄法者相去遠矣夫

掌郡者之所重刑獄與租稅也於斯二者無難焉又奚懼於職之不克舉哉故曰此地善也余意不然爲官者爲縣官安生民乎將自便其身已邪設徒便其身則易治者信善矣若欲以生民之事自勤又豈得置身於逸苟以夫難者當之搜其奸慝興利除弊夫本業使窮困者成富庶之風而怨咨者歸禮讓之俗則豈不亦展其猷而愉快乎夫不值髖髀利斧斨刀何異暇豫自好幸於經理之弗艱庶幾千里賢人而居無事之地固將欝欝焉憤貴賢者矣衣祲者衣以禦寒養馬者責其而思欲避之縱不避之肯以臥治自憙而謂善地之足矜哉儀部郎曾君人士之賢者也其在署中能審於求事不以易忽日攸攸奉職事自勉稍暇則徵諸往牒與以

合諸今而折衷之辰入酉始出歷一載餘
弗懈其懷枝思欲一奮蓋勃勃於中久矣
考計吏之歲正月一遷爲廬州守夫守而
得廬州豈不以其出儀部而因以優之然
不知賢者欲奮其志固不願以廬州試也
今且吏治雖稍稍振哉然論官者固猶患
才寡燕秦若於供餉荆粤殘於夷徭吳會
困於財賦揚徐厄於河患中州擾於寇戎
以彼其郡其苦極敝而思得賢守以振之
甚急若以畀魯君則魯君之任造父於羊腸
借舟師於江海也才枝見功能奏矣乃顧
擇於廬州俾逸其身使之抱才猷無所見
徒蹈前人軌轍以日月積伐是重困之也
曾君志矻矻希古既不羨美官又奚擇善
地槩以俗見評之淺矣淺矣雖然理民各
有宜振敝者不必難因俗者不必易要以

適於治則均耳廬州信少事苟思其艱者圖之期爲民遺利於久遠則亦日遑遑有不給矣又何必求以奇功鳴哉踰月曾君辭之官諸與曾君爲寮者乞言於余余視諸君若猶訝曾君之遷者余曰否否子以爲官有擇乎優禮部者必庶卿乎二司使者乎夫試政事者更治民以考功故漢宣帝欲大用蕭大夫則試之於平原又試之於三輔卒之股肱有託其責望不孤也茲遷也安知主爵者不以試曾君哉即善地猶不願擇之況以官較乎語曰狂夫之樂智者懼焉愚愚者所笑賢者察焉則曾君之事也



士君子異行其志也他若臺省諸使者官爵非不尊榮然而士民也遠下令於郡縣動輒累月文事戚各有分曾不得以總比之調尊而不親

軍也

暗者聞言愚者笑智者察言俱曾昔文

簡不顧譽之毀也史映生晉善不

然三輔卒之期加

送客部徐君出宰徽州序

夫仕宦者孰能以利生民莫踰於郡守矣

佩千石之印連十數城之守事鉅細靡不

概於心倡率則趨者從風設施則觀者拭

目故士君子奠行其志其於爲郡守願者

也他若臺省諸使者官爵非不尊崇然而

去民也遠下令於郡縣動輒累月又事職

各有分曾不得以總此之謂尊而不親不

如郡守之專者也而今日郎署外補者顧
每指臺省使者爲榮至郡守則卑視之急
急焉自跼其所以不得意何哉夫治世貴
郡守所從來舊矣漢孝宣帝軫民事艱難
必擇賢守與共治故其時若黃潁川龔渤
海諸賢能臣皆以太守奮夫其興教化銷
寇盜功名著於春秋至炫灼矣即使擾有
尊位歷數階之榮寧足多哉而今人乃置
民事不論徒以階級輕爲輕重夫階級相
去無異爭唯阿之間縱榮卑有截曾無當
於行已而擾擾焉必欲以尺寸殉之陋矣
黃次公徵爲京兆復罷蓋在潁川者八年
龔少卿以忠直老臣起復用郡事爲寄以
今人論宜謂不憖於志而二君子安之方
且孜孜以民事自勞不謂尊官可兼要職
可希也夫矢心民社之務不私以已誠賢

大夫之致是以二君子之功名日榮其得於郡守多矣爲守者惟不能龔黃是懼一麾何患樹立自吾身彼區區者何足多乎余奉職禮部適主客郎景陵徐君出爲徽州守近年來官禮部者鮮出守詡有之亦止歷一考餘乃徐君則既六年故議者咸謂爲省使者而有餘而顧忽值此良足歎息然不知君子之所不足曾不在於

徽州江南名郡控制方數百里其人民悍而競訟求少伸其直假一顧之色不惜以千金賂又喜販易相矜爲冠則行貨四方地著者共用爲耻盤紆山谷間寇盜流行急之則匿緩之則復四出臨之者有撫臨大臣有代巡使者有督學使者有江防使者而上無二司之轄故奸宄發則責之守積貯不富則責之守閭里不

相能則責之守士不率訓則責之守彼之數職而主郡者無之焉欲使其若纖若悉一中於理境安俗和而無亦思其艱而圖之功也不亦細矣徐君無愁歎之聲其爲是急豈以較階級哉雖然府之與縣同政而縣則去民又益親矣頌劘者也徐君舊爲株非縣莫由始則尤煩諸上官所措施其根實應令以治行第一徵實應人至今思歌之若膚素所驗者以推之徽州爲第一郡守何疑哉然余顧不欲以此矜徐君夫唯日競競勉思其未至靡不濟矣

送拙齋蕭公權副晉臬序

頃歲蜀中有勦夷之役捷奏乃言者或不謂然大司馬指平論詔是之猶若有待焉無何我蕭公自越守晉臬副建節往矣先是有自燕京來者告衆曰蕭郡公賢聲流聞殆且留歷再考也再考陟當用超等即可用藩大夫臨浙矣若近日龔嘉興晉臬參知守吾金衢是也則莫不相顧訢訢色



相能則責之守土不相能則責之守土不相能則欲使其相能而無欲使其不相能若徼幸數職而主郡者燕之役一中於理庶安俗和功也不亦細矣徐君照大思其事是急豈以較階級哉照大思其事是急豈以較階級哉自蕭蕭使思其事是急豈以較階級哉自蕭蕭使思其事是急豈以較階級哉自蕭蕭使

喜及聞茲命咸大望曰何不嘉與我邪嗟乎緩急亦國之所時有也蕭公非一方才也吾越能長借哉夫越民之願留公者其情私也私其貽惠於我也私其一郡之安也昔張子高爲山陽太守課績旣最乃自謂閒郡聞膠東渤海盜賊起則上書願盡力於是遂加秩徙膠東而渤海徵龔少卿夫宣帝最重郡守有治效者常著令無變易矣然卒從敝請何也膠東急也蕭公解禍即有名已爲名戶部令爲吾守部使者美辭累章上名益浸浸張大也天子業聞之矣今川南方有兵急夫溺者乞救耕夫釋耒即次不及猶當躡屩次及邪越人柰蜀人何哉鑛自未第時即識蕭公頃嘗陪公舟中飲相對竟夜其談治民精矣至於應倉卒排難釋患之方畧率究幾微極

事勢其論人擇長於短明當世之取舍而
執其大體才宏鉅如此豈漸越所得偏者
哉夫宏才者必不局一官限一地自昔著
名將相勛業紀於竹帛者其宦跡幾徧海
內若徒長治民即能使田讓畔道不拾遺
八年無重罪民鳳凰屢集至總綱紀號令
功名損矣黃賴川且然況其他乎夫今一
代稱蕪才者無過王新建蕭公早受學於
吾姚錢刑部過姚時嘗拜其墓刑部寔新
建高弟也其學蓋有自哉夫新建公昔起
討岑曳釋兵甲不戰乃能伏盧王二酋笞
取鵰勦之策似與今
其背思田遂平後攻八寨及斷藤峽又惟
西人至今頌德無窮公於王氏學深矣於
勦曳必有長算言者寧復有不然哉公治
越德政甚多別有述

送大晉陳公之召赴上京

夫以六載郡之理聞於上也有不司諫御史者乎夫以司諫御史之有取於理也以登之宜也如曰償之非然哉非然哉嘻孰謂陳公之爲理也而不司諫御史者乎陳公之理吾郡也以賢得民譽廣矣談者謂非彼二宅莫以登也既召會公之大人自豫章牧尹舊京於成憲也子姓嬾鑛曰是

其贊宗伯平果然越人皆太息焉嘻孰謂
郡理之績而徒得宗伯屬者乎曰呂氏甥
與公同除爲郡理理宛陵鑛於先進之爲
理者有聞焉夫秩與縣令等上纍纍數等
大夫而獨擅謦欬於二監之側以彼所不
得者當之我吏民之糾勸無不與也是難
者也然不難於挾二監之令以伺衆難於
諧衆情以贊二監之凜然而約於繩之內
也是難之難者也夫其後車於二監且左
埶貴近臣也姬林之幟讒城之梯也夫人
不競競焉顧崖然恣觀舫衿而容知獲貝錦
則喜且紿爲仲子之無宿而陽先後之探
名靑矣雖然可遂和其太阿之光而賈宦
於來兌耶虎門之諫柱下之史執糾勸之
謦欬媚天子而名知耀之其左埶無既

於郡之無害理也非有試者與陳公始宦
時鑛覩其持孤節不獲世之闇然媚峻乎
似好閉懼其將爲鼓鑠金之理乎及莅蔵
鄉人飫仁心而我父載之諸邑公率驩然
弛城府然大猾卒莫得倖且能使株連爲
械之胥咸懾於法而悃焉輸也茲必如蒙
九之擊以靳於爲寇者禦寇而守絹之内
以身勤於二監之勛者多矣虎門柱下之
貴近臣倘伸諤諤於
孤莫敢過而致柰
使不知者皆偉其
以爭錙毫斯不亦麟心而神羊質者乎柰
何格於令哉由此故太息有當也使徒以
馭貴較陳公而謂不盡於償之衡私矣夫
其父尹伯而虎門柱下之子嫌焉豈若俗
心之姊於族顯哉夫元愷不世增名耶無

亦以百司之權有犬牙將防其手拇毛脉之大而不能掉者乎嫌不姤顯而陝乃競貴哉鑛脊混砆宗伯屬籥有窺焉其察皆時俊或以嫌或以年或以叙阨於成憲而後授之是故常持高節不言而義形於色二貴近之披肝膽也得是乃默許之矜聲者或張膽而刺懦夫激矣二貴近將張之弧乎其師鄉校耶周官御史從春卿而地官之屬有司諫今春部寔兼教禮教禮屬之持史諫秉也乃周文公與之矣吾呂氏甥與公同徵今補冢宰屬冢宰屬通顯諺云在二貴近上設以徵奇於楚材就踰陳公陳公行且徙也斯又尹伯公之不得嫌者也



那建成果不足當

鏡香況秋宗伯

之大而不能捋者手

嫣不拂顧而陳乃

農耕有寡比

八

香也

公東公許且我也祖文毋不崇獻

云年二貴近王筵以避音尔斐林棐館側

勉興公同嶋今補宰鼇冢幸鼇鼀頭

文祥史賴秉也八圖

宥文鼇宥同賴今春

賀玄峰葉邑公考績序

昔隆慶初有詔定郡邑三等吏部差次上焉其說主在右難而左易以錙銖殿最者也於是吾餘姚踔絶乎居上上矣宛陵葉公治上高有聲適吾邑欲得令遂移篆焉夫上高亦巖邑也乃復徙姚理姚者必借耶建成果不足當葉公耶踰年遂以三焉於是諸老先生手葉公牘示鑛命

爲辭誦其績建成爲多夫鑌姚人烏
事請但談姚可乎公去歲四月至
旱日步禱於應上公且步且拜
息經月餘不怠也胥人者收
十餘輩奔求解於諸大
無尊卑公莊語子

都察貧民食之小大
求焉歲歉謁飲者悉
凡此者里之人籍籍
若夫可績則牘備矣
盜二者之倍難論哉
蠲今不五之一捍海
自署乎盜弄兵者昔
坐斃而一效國氏設

都察貧民食之小大之獄必以情不朴擊
求焉歲歉謁飲者悉謝罷經費減於豐歲
凡此者里之人籍籍頌也夫孰不耳稔焉
若夫可績則牘備矣雖然又焉知徵賦詰
盜二者之倍難論哉邑饑也三年所矣而
蠲今不五之一捍海者枵腹待也可以拙
自署乎盜弄兵者昔人猶謂赤子剔迫於
坐斃而一效國氏設必欲盡之夫豈難於

歼餘第太忽或且慮生矣輸假貸者纚屬
望單車者兵弩棄稅豈逋寇豈縱乎夫饑
饉隆慶令之不紀者也今以增於餘姚何
如哉最牘具載二事然課似貴盈入盜仍
取多獲蓋考功令若此矣而世與一不與
一是豈不足以折心者耶葉公之孳孳曷
覩焉聞之監大夫直指歲有策上天官其
於諸心勞無不書然則覩葉公者將在彼
也耶嗟乎循吏莫盛於漢其令則卓魯至
今天下口實之子康陽陵陶陵小宰即蹴擢太
傅封侯仲康後歷侍中再爲司徒然彼時
頌德者不三公魯也重縣令如此密中牟
今屬河南於三等居中下間設使令果能
於其官婉德二歲以較績於吾葉公埒乎
哉漢中宗徒勤勉二千石遂獲民安其業
彼時不得賢令與共之以守概耳汲長孺

耻爲今今人附焉於進士輒謂格窮蓋下
此無當衝矣疲將迎困諜訴日日在口勉
劇邑矧又我餘姚西楊相嘗恨不爲今善
哉勤軫民者也故褒今令則吏治奮今天子
德邁漢帝當必自褒餘姚始斯拭眥俟
耳此其於密中牢五累之上也

賀杏莊徐公以屙卿掌大醫院序

夫挾醫術事天子至歷位九卿可謂殊遇
矣顧余獨以杏莊徐公之遇爲非當也夫
徐公恢奇弘達有智識人也雖以技術鳴
然於大義無不諳余嘗與燕談間有所感
觸於時事稍露其微指所可否皆的的中
窾矣何使假以經術由甲科發身即當世
諸名臣奚讓焉而今乃徒爲一名醫藥餌

方術近乎卜祝之閒雖貴且榮曾非有建
立著功業於當世也可不惜哉徐公顯在
嘉靖末年是時上春秋高攝下甚嚴百執
事少有能當意旨而顧獨厚於公其寵遇
自腹心六七大臣外未有並之者也嘗賜
宴西苑中命從諸勳舊宰臣後公力疏辭
不與然是者固深知公矣上素康寧不言
病一日疾召公入診脉謂曰朕昔餌方士
丹藥不惟却疾而身且益健意甚信之今
方具在而服之無效何也因歷指諸藥云
云公對曰臣受業太醫院習神農本草經
經中之藥知之甚不載者不能知也上曰
試考之公叩頭曰唯則退而坐禁廬中
取本草經以朱筆句讀之蓋不合睫者三
日夜疏進曰考無有也上覽之顧謂左右
曰使執事臣得人人盡如徐偉吾豈憂天

下事哉因咨嗟者久之然自是亦不甚信
方士言矣夫肅皇帝英武振世於言者少
有聽信乃獨於公說焉以此知英明之主
燭理甚至雖意有所信至其失無不照之
彼觸忤者顧悟之非其當耳經曰工藝事執
以諫徐公近之矣豈可謂非賢大夫哉故
是時上得公疏即諭輔臣曰偉伎術甚精
心甚忠蓋與紳不同所謂紳者姓許氏崔
昔以醫幸得秩至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者
也知臣莫若主豈虛也哉而迄嘉靖終竟
亦不得他遷有所效職業徒用虛銜爲榮
則所謂用藝術自掩者矣夫士生其時貴
乎展其志意求有益於民物豈徒藉優渥
之寵以爲榮故才顯譽彰少獲設施即卑
官遇也抱厚而施薄所執非其任即尊官
非遇也公立朝三十餘年歷事三聖壽六

十餘中更崎嶇而再爲三品卿豈不亦烜赫顧所蘊蓄如彼而成就如此今豪士不無憐才之嘆耳徐公雖曰顯乎於志意寧能展邪雖然人遭遇固有命公嘗共余言正德中有日者劉翁善談星命公往問之翁曰君命數甚異學經不能成不得進士而他日官爵顧足當進士高等當乘人車於都城中以今驗之信矣命數既定即欲改其業不得也即欲改已之醫術可得也公醫術盛行於時席當不温所活人甚衆余家人有疾得公藥輒愈頃者凡者爲醫案甚富以世多知之不具述也嗟乎賢人不爲公卿必在卜醫中公醫也而列於公卿世有觀乘者不必於市肆矣即

未究其大何以知無有者不必然市巷矣明
府公卿世有賢者公卿必求之年十餘中公舉進而
年貢入不第公卿必求之不具述也望
者爲舉業甚富以世
乎海重來未以公食
入甚寒余家入有
亟舉公舉鄉會
亟舉也公舉未
明治以其業



送斗門沈君還鄞序

班氏稱朝廷山林之
高山林焉明興二百餘載英俊輩出濟濟
列於有位山林幾空無人焯爍哉盛矣以
不敏所聞沈先生者其何士哉沈先生居
浙東自號曰斗門少有聲邑庠中數試不
第則匿迹自隱稍以業授諸弟弟登進士
曰鼓門先生爲國史編脩授天子經貴顯

矣然斗門公益務自晦日課麥救奉二親爲樂不矜奇節焉今年其嚴慕閒翁年七十有九駮閒先生念之欲歸翁曰孰爲我喻止之於是斗門公何屑此綠衣葉葉者哉命去嗟乎斗門公當强壯時即已乞身於有司蓋聞斗門公駮閒先生登第乞吏有司惜其才不許比駮閒先生登第乞吏切又不許戊寅春天子下明詔諸生廣言

爵者聽斗門公執是以陳於有司又不許斗門公曰吾策已詩若輩固而人何猶公孫生我也然司徒故有令諸生高等者得以次爲郎比至京遂投牒矣若此者謂之柱下邪箕山邪語曰逃名名隨夫其入窮山潛深林是逃世非逃名也即素乏鄉曲之譽一鑿坏而聲聞遐陬矣猶之文信侯之破家無鹽氏之棄子錢也利且十且

百謂之破也棄也得乎故至斗門公而名始得迹矣遂高蹈之志顧以衣冠侈之即達士循睞目焉況里人哉夫受殊質者每負遺俗之累故材哲而與時牾必不待哺於西成滿志於販貴也我國家法令嚴密搜羅士盡矣累朝以來棄在布衣者十二三數耳夫士也生而屈首受經壯乃隨宦學淵步於洋宮聞上計則津津褰裳而趨比爭之不得也乃始謬矣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卷舒有宜徒欲自潔故踽踽焉非也大古賢士或避世於朝廷間夫朝廷閒何容棲遲惟夫藉劉氏冠而徜徉於越人之閭庶足以循斯須矣不敏之舉於南省也實出蛟門先生之門比斗門公歸也蛟門先生命不敏文之且曰無爲褒辭不敏何能褒哉夫以數十年

不龜手之業而得吾較門先生效之沈氏非不遇矣山林名則非夫奚羨焉竊獨願斗門公之以乞於司徒者爲嚴君娛也